

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

研究清代學術者，對朱一新多略有所知，但並無人對之作全面深入之探討，本書即欲彌補今人研究在這方面的不足，而以朱一新為對象，從微觀與宏觀兩方面作論述，並以漢宋學、今文學、理學、諸子學四個方面為論述主軸。



曹美秀

著

研究清代學術者，對朱一新多略有所知，
但並無人對之作全面深入之探討，

本書即欲彌補今人研究在這方面的不足，
而以朱一新為對象，從微觀與宏觀兩方面作論述，
並以漢宋學、今文學、理學、諸子學四個方面為論述主軸。

ISBN 978-986-7712-29-5



9 789867 712295

曹美秀 著

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

大安出版社印行

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

PDG

國家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 / 曹美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大安，2007〔民96〕

712 面；21 x 25 公分—

ISBN：978-986-7712-29-5（平裝）

1.（清）朱一新 - 學術思想 - 經學

2. 經學 - 中國 - 晚清（1840-1911）

090.97

96008172

◆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

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

著者：曹

發行人：蕭

發行所：大

安

出

版

社

淑

美

秀

電話：（〇二）二三六四三二七

傳真：（〇二）二三六四三二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一五一號

二樓（100）

郵撥帳號：一〇一〇三八七七

戶名：大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taan1@seed.net.tw

二〇〇七年五月 一版一刷 001~5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978-986-7712-29-5

自序

本書爲筆者的博士論文，在師長的鼓勵下，經修改而出版。筆者自知學識尚淺，學術眼光不夠寬廣，故本書之論述方法與觀點，必有不周全之處，即使經過修改，亦因學力之限而有力不從心之感，故出版刊行，實感惶懼。然而，爲學貴在虛心請益，他山之石尤可以改錯，個人之學力已極有限，若不能多方聽取建言，恐成井蛙而不自知。粗淺之作加以出版，雖恐貽笑大方，卻無疑是更方便、更開闊的求教請益之管道，若能因而獲得批評、建議，或與學界同好討論的機會，以增廣見識、彌補不足，其獲益必遠勝於閉門苦思，那麼，再深的憂懼亦不足道矣。

本書的主角朱一新，並非今日學界很重視的人物，但論述的主軸卻是治晚清學術者相當熟悉的論題，這是筆者對學術史的思考及嘗試的結果。在學術界已累積了相當多的對諸如龔自珍、魏源、康有爲等大家的研究成果後，作爲後學，個人期許自己能以更開闊的視野來作研究，同時，思考學術的演變發展，能不囿於現今的研究框架，而回溯到當時的學術環境，以求體現一時代的學術風氣，並與之時代性的意義，避免以今律古的主題取擇及價值判斷。這樣的想法，就一個初出茅廬的學界新人，極可能招致蚍蜉撼樹之譏，然而，蚍蜉若不撼樹，怎能體

會大樹之堅卓？一仍前述請益的態度，相關的批評指謫，筆者都願虛心接受，實望學界前輩與同好，不吝賜教！



目錄

序·····	1
--------	---

第一章 緒論·····	1
-------------	---

一、研究動機與文獻檢討·····	1
------------------	---

二、關於晚清學術的幾點思考·····	21
--------------------	----

三、學術致用的典型·····	67
----------------	----

第二章 朱一新與晚清漢、宋學·····	87
---------------------	----

一、晚清漢、宋學概述·····	87
-----------------	----

（一）漢、宋學的三個面向·····	87
-------------------	----

(二) 漢、宋學之發展	99
二、朱一新的漢宋學觀	116
三、漢宋調和與漢宋之爭——以陳澧與朱一新為例	189
第三章 朱一新與晚清今文學	233
一、晚清今文學概況	233
二、朱一新的經學觀	284
(一) 對經典的觀點	287
(二) 對西漢學術的看法	325
三、與晚清今文學的對話	355
(一) 與康有為的辯論	356
(二) 對晚清今文學的其他批評	400
第四章 朱一新與晚清理學	415

一、晚清理學概況·····	415
(一) 晚清理學的重新思考·····	415
(二) 晚清理學概述·····	425
二、朱一新的理學觀·····	449
(一) 從考據到義理的成學歷程·····	449
(二) 對理學相關論題的看法·····	463
三、晚清的理學之爭·····	505
(一) 對陸、王學的批評·····	506
(二) 與乾、嘉學者的義理之爭·····	515
(三) 與康有為的辯論·····	564
第五章 朱一新與晚清諸子學·····	585
一、晚清諸子學概況·····	585
(一) 乾、嘉學術的延續·····	585
(二) 晚清諸子學概述·····	607

二、朱一新的子學觀·····	613
(一) 諸子之源·····	613
(二) 諸子的特色·····	616
(三) 對諸子的批評·····	625
三、經學與子學·····	651
第六章 結論·····	681
引用書目·····	693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文獻檢討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治近代學術史所必備，書中曾專論朱鼎甫（朱一新，字鼎甫，1846-1894）「之學，以故治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者，於朱一新之學術宗旨，類能知其梗概；而有關晚清學術史之論著，無論是討論今文學、理學或漢、宋學，朱氏亦皆能佔一席之地。如錢穆認為康有為（1858-1927）與朱一新關於《公羊》今文學的「上下辨難」，「其事亦可記」²；汪榮祖則特別提出康有為在《偽經考》刊刻前，先送朱一新覽正，並「往來辯論」這一「洵屬罕見」³的現象；王汎森視朱一新為「古文陣營的健將」⁴；史革新則把朱一新列

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690-701。

² 同前注，頁701。

³ 汪榮祖：《康有為》（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51。

⁴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頁170。

為咸、同時期理學之「中興」在浙江的代表人物¹。可見朱氏在晚清，即使算不上命世大儒，卻也是後人論學術史所不可輕忽的人物。問題是，朱一新之受重視，總是以陪襯的角色出現在前人的視野中，而罕見有以朱氏本人為中心的敘述觀點。如錢穆對朱氏的論述是附在陳蘭甫之後，他與康有為的辨論，也於「康有為」專章中論述；史革新雖將朱氏與曾國藩（1811-1872）、朱次琦（1807-1881）並列為「理學界的頭面人物」²，卻因該書廣大的觀照面，而不能對其理學思想與貢獻作深入探討。另有以朱氏之學術為論述中心者，如楊錦富以「朱一新學術思想」命題，然所論卻僅止於朱氏對乾、嘉學術之批評³；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究》，曾立章專論廣雅書院，並以朱氏為該書院學風之代表，惟是所論重在書院本身，對朱氏只能作概括式的敘述⁴。另外，胡楚生、楊雅婷、朱稚華等人⁵則是著重在比較朱一新與陳澧

¹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24。

² 同前注，頁73。

³ 楊錦富：《朱一新學術思想述論》，《國立高雄海院學報》第16期（2001年12月），頁131-149。

⁴ 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⁵ 胡楚生：《經生與烈士——試論陳蘭甫與朱鼎甫之為學路向》，收入其《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3月1版），頁261-288。楊雅婷：《陳澧與朱一新之學術觀的異同比較》，《中國文學研究》第3輯（1989年5月）。朱稚華：《陳蘭甫與朱鼎甫漢宋調和說之比較》，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1810-1882)之學術異同，此舉顯然是受錢穆將朱一新附於陳澧之後的影響，因此有以陳澧為參照的傾向，以故亦未能對朱氏之學術作全面性的觀照。

朱一新，字鼎甫，號拙齋，浙江義烏人，生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卒於光緒二十年（1894），得年四十九歲，著作並不豐碩，其有意撰著而完整者僅《漢書管見》、《京師坊巷志稿》及《廣東德慶州志》，其餘皆是零星之作所裒集，如在廣雅書院與弟子問答之《無邪堂答問》，以及身後由弟子收集生平詩、文所成，以「佩弦齋」為名之《文存》、《雜存》、《律賦存》、《駢文存》、《詩存》等。不過，歲壽之長短或著作之豐富與否，並不是決定學術地位之充要條件，由朱氏生平學行來看，他在晚清學界當有一定的影響力。

艾爾曼認為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由於受到的破壞較輕，廣東成為全國的學術和經濟中心之一¹。不論廣東是否足為學術、經濟中心，至少廣東在晚清是相當重要的學術據點之一，應是不爭的事實。朱氏任教過的兩個書院——端溪書院、廣雅書院——都在廣東，且皆為兩廣總督主管的書院，尤其廣雅書院，為兩廣總督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所建，其規制較有

¹ 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72-173。

名的學海堂更大¹。艾爾曼指出，十八世紀之際，「在江南地區的書院擔任教職是崇高學術地位和聲望的象徵」²，同時「在十八世紀江南教育環境中，聲望和競爭是謀取教職的關鍵因素」³。光緒年間的學術氛圍與十八世紀的乾、嘉時期固然有所不同，但廣雅書院仍帶有相當的乾、嘉學術色彩⁴，在書院教書，仍是士人相當重要的出路，故其山長人選必非泛泛之輩，而朱一新是歷任廣雅山長中，任期最長的一位。尙小明在《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一書中，分析清代學人游幕興盛的原因，認為教書是士人最普遍接受的職業，但並非每個士人都去教書，因為私塾收入低，而「那些收入較高的著名書院的教職，只有少數最有名的學者才有可能獲

¹ 學海堂為兩廣總督阮元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所建，對乾、嘉學術在廣東的發展影響甚鉅。程潮曾以為學海堂之設立，為清代廣東學術之變化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主要是以研習宋、明理學為主；學海堂設立之後，漢學考據之風大熾，其影響至晚清而未曾稍衰。參程潮：《晚清廣東學者的經學研究探析》，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晚清廣東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2004年11月5-6日）。另可參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1章：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究》，第2章：李緒柏：《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

² 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頁92。

³ 同前注，頁95。

⁴ 廣雅書院的首任山長梁鼎芬、第三任山長廖廷相皆從學於陳澧，第二任山長朱一新學出詁經精舍；各分校的校長，也絕大多數曾肄業於學海堂。詳參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究》，第2章。

得」，許多士人因此只能選擇做幕賓¹。廣雅書院即晚清少數著名的書院之一，朱一新之被延聘至此任教，正可見其於晚清學界的確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廣雅書院規模之大，連後來的京師大學堂都難以望其項背²，則其山長對當時的學術推動，必有一定的影響力。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以下簡稱《偽經考》）刊刻前，先以書稿就教朱一新，即欲借助其力以宣揚今文學理念。但與康氏之期望相反的，朱氏對此書不但不認同，反而大加撻伐。梁啟超說《偽經考》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³，那麼，朱一新可說是在正統派學術初動搖之際，第一個起而捍衛之者。另外，今日眾人所熟知對康有為的批評，如錢穆所云：「擾攪群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註腳矣。」⁴梁啟超所說：「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⁵類似的論點，幾已成爲康有為的定論，但卻少有人知道，這樣的評論並不始於錢、梁二先生，在康氏著名的《偽經考》及《孔子改制考》（以下簡稱《改制考》）刊刻前，朱氏已對康氏提出類似的評論。梁啟超又說《改制考》的影響之一是：「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之創學

¹ 尙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43。

² 蘇雲峰：《廣雅書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頁243。

³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128。

⁴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723。

⁵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128。

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於諸子之列，所謂『別黑白而定一尊』之觀念，全然解放，導人以比較的研究。」¹這樣的論述，就民國以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而言，可謂相當確切；但也少有人知道，早在古史辨運動之前，朱一新已經預見《改制考》可能引起的後果，並與康氏往復辯論。這些最先出現的論點，及與康氏的辯論內容，都具有一定的學術史意義，為論晚清學術不可或缺的一環。

再者，朱一新學出詁經精舍，為漢學大師俞樾（1822-1907）的門生，顧頡剛說：「清代末年，全國的經學大師，俞樾是最有聲望的一位。他擔任杭州詁經精舍的山長三十餘年，培養了很多經學的人才。」²而朱一新正是俞樾門生中，頗具聲名者³。吳仰湘因朱氏的理學傾向，而謂朱氏對詁經精舍的求學經歷不甚為然⁴。筆者以為，朱氏固然歸趨於宋學，但也不能抹殺

¹ 同前注，頁132。

² 顧頡剛：《序·〈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3。

³ 朱一新肄業詁經精舍期間，俞樾任精舍山長，《清史稿·俞樾傳》云：「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各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三十餘年，最久。課士一依阮元成法，游其門者，若戴望、黃以周、朱一新、施補華、王貽壽、馮一梅、吳慶坻、吳承志、袁昶等，咸有聲於時。」（趙爾巽：《儒林三·俞樾》，《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482，頁13298）

⁴ 吳仰湘：《朱一新、康有為論學函劄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晚清浙江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論文（2005年6月23日），頁3。

詒經精舍對他學術生命的影響，由《無邪堂答問》即可見朱一新對自己的考證功力深具信心¹，他在《示兒萃祥》中云：「我在金華一年，在杭州兩年，……彼時杭、嘉、湖、甯、紹、台六府，博學能文者甚多，而書局尤為英才聚集之所。我在彼半年，後屢有慕虛名而來訪者，我仍淡漠處之。」²在杭州兩年，即肄業詒經精舍期間。而詒經精舍一仍乾、嘉學風，其創建者阮元，向被視為「漢學殿軍」³，其所設學海堂與詒經精舍，更培養了無數經史與考據人材⁴，朱氏能於此獲致「虛名」，必有一定的漢學造詣及考證功力。龔菊田刺史便曾稱許朱氏「經深於史」，朱氏雖自謙此乃「竊謬時名」⁵，卻可見其於學術界之聲名，與經學造詣不無

¹ 如他駁朱彝尊、王鳴盛、姚際恆之以《中說》為偽書（《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1，頁1-3。駁阮元誤以漸江為浙江（《無邪堂答問》，卷1，頁246）等，除了列舉證據，用語亦極堅定自信。

² 朱一新：《示兒萃祥》，《佩弦齋雜存》，卷上，收入《拙齋叢稿》（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緒二十二年順德龍氏葆真堂刊本），頁1666-1667。

³ 尚小明語，見《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10月），頁126。

⁴ 關於學海堂，可參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究》，關於詒經精舍，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說詒經精舍的影響之一是：「發揚乾、嘉學派實事求是研治經史之學風。」（頁913）

⁵ 朱一新：《答龔菊田刺史書》，《佩弦齋文存》，卷下，《拙齋叢稿》，頁1353。